

## 子承父业悬壶济世

1964年,宋兆普出生于汝州市纸坊镇陶村,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外科医生宋金庚。宋兆普不但医术高超,而且耿直仁慈,乐善好施,扎根乡村,颇有威望,曾当选汝州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宋兆普深得父亲真传,不光掌握了医治骨髓炎、腰腿疼等骨科疾病和疮疡、肿瘤等外科疾病的家传秘笈,还在内科、妇科、肿瘤、小儿脑瘫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一名响当当的全科医生。

此外,他还把父亲留下的家庭诊所从老家搬到了汝州市区,挂牌成立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医院建设渐成规模,社会各界反响良好,一切都在顺畅地向前推进。

转折发生在2009年春天——

宋兆普受邀参观考察了几家福利院。之后,他毅然带领医院走上一条艰难异常且风险重重的探索之路。

如今,虽是一院之长,但宋兆普依旧坚持坐诊。金庚康复医院一楼的院长诊室门前,永远排着长长的队伍。

北北来自北京,患神经性皮炎十几年了。虽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却让她遭了不少罪——湿疹发遍全身,奇痒,挠烂,感染,早晨醒来,床单、被子上星星点点,全是血迹;严重时连耳道里都发炎流脓,还牵连起头疼,整个人极易躁怒。这些年来,她辗转北京、香港,走遍名医专家,病却没见起色。今年2月,在病友们的推荐下,北北来到汝州找到了宋兆普。起初,她几乎没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在服下第一服中药的那个晚上,她睡了个少

颗心,就会‘痛并快乐着’,再怎么艰苦也是美的,再怎么付出也是甜的,就不会患得患失。这才是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大奉献。”这种精神在宋兆普身上生动地体现着。

## 救助瘫儿“自讨苦吃”

跟宋兆普交流,他的声如洪钟,他的精力充沛、他的乐观坚定很能感染人。但不可否认,他看上去有些苍老,因为头发全白了。

金庚康复医院办公室主任赵红亚说,2009年医院开始规模救助脑瘫儿童之后,各种操心事和压力随之而来,宋院长的头发自那时起白得更多、更快了。这一年,从宋兆普开始跟随父亲行医算起,已经过去了30年。

其实在1992年,宋兆普就已经开始运用中医疗法零散地治疗脑瘫患者了。随着接触的深入,他看到太多孩子由于缺钱而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机,由于缺乏专业的康复治疗而没有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脑瘫儿童,成为宋兆普心中一个越缠越大的疙瘩。

2009年4月,受省民政部门邀请,宋兆普一行人到福利院参观考察。没想到,这次例行活动竟成了他行医生涯的转折点。

起初宋兆普以为福利院的孩子虽是孤儿,但起码是健康的。去了才知道,他们中百分之七八十患有脑瘫。而福利院由于人员较少,缺乏技术和设备,对这些孩子只能养不能治。摸着孩子们或僵硬似棍或软趴趴的四肢,看着他们目光呆滞、身体扭曲的样子,宋兆普心里说不

他拿孩子作秀沽名钓誉,说他拿孩子骗救助利欲熏心……“如果有欲哭无泪的话,我那段时间的状态就是。”宋兆普说,他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在做好事,也没有触及任何人的利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为了什么?

很快,这一情况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民政部“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两次下来调查,不但没有发现举报信中所提到的虐待儿童等现象,反而对宋兆普用中医疗法减免救治脑瘫儿童这一个人行为有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多次考察评定之后,决定新增金庚康复医院为民政部“明天计划”定点医院。这在县级医院中,是头一个!

自此,每个孩子每年有了5万块钱的补助,尽管相较于不断上涨的药材和人工费,这并不能改变医院脑瘫科人不敷出的状态,而且专项补助由于审核手续多和下拨时需要逐级审批,难以及时到位。可对宋兆普来说依旧是莫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这不仅说明加之于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得到了澄清,而且说明脑瘫儿童这一弱势群体正在得到党和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

## 远赴新疆播撒大爱

事情并没有就此为止,命运又一次在拐弯处等着他——

2015年,新疆河南商会的一位朋友看了宋兆普治疗的脑瘫儿童之后说:和田有很多这样的孩子,能不能治疗?起初,宋兆普有些心怯,那片土地实在是太遥远太陌生了,但医生的职责又让他无

医院坚持用中医中药治疗儿童脑瘫,其临床效果经专家评估,有效率达98.3%,显效率达56.7%,创造了医学奇迹。

宋兆普坦言,当初救治脑瘫儿童确实是医者仁心的一时冲动,但如今近10年过去了,这其中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已经让他无法放下这些孩子,这将成为他终生的事业。

## 收徒著书传扬国粹

身体劳累、资金紧张、外界非议对宋兆普来说都不是最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中医事业的发展前景。虽然小儿子已从中国科学院学成归来,但是他主攻的是中医内科,而家传的也是自己更引以为豪的中医外科,将面临后继无人。

从私心而论,宋兆普期许自家的“宋氏中医外科”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就公心而言,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他希望能发扬光大,造福更多患者。

宋兆普不是个保守的人,无论是不是自家孩子,只要潜心于中医事业,他都愿意倾囊相授。为此,他曾多次带队到医学高校参加毕业招聘会。“汝州毕竟是个小城市,金庚康复医院尽管这几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只是个县级小医院,想要吸引和留住人才太难了。”宋兆普着急又无奈。基于此,他心中那个想法也愈来愈坚定——在郑州建一个金庚中医院,提供更好的平台,培养更多的人才。

干在实处永无止境,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目前,在郑州的金庚中医院正在加紧筹备之中,预计明年投入使用。2018年6月9日,我国迎来第二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上午,汝州市文化宫游园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收徒拜师仪式”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宋兆普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氏中医外科”的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收徒并接受拜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位徒弟是和田三家金庚罗科曼康复医院的总院长——新疆人买买提·艾力,这位80后小伙子是宋兆普推动脑瘫康复事业的得力干将。

那天,宋兆普特别高兴,他始终记得父亲一生身体力行的教导:一个医生纵然有通天大本事,这一辈子能救的人也很有限。想救更多的人,有一个办法,收徒弟,传技艺。

如今,经过近40年的不断求知和实践积累,宋兆普已是远近赫赫有名的医生,但他坦言,还是会遇到罕见疾病,一时无从下手,不过他不会不发怵,也不会轻易认输,因为他有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百宝箱——收集的七八千册古医书。阅读古医书是宋兆普工作之余的唯一爱好。打从跟着父亲当学徒起,他就养成了去书里找答案的好习惯,他深信书中确有“天与地”。那时候,父亲诊过的病,他会自己偷偷再做诊断,然后查阅古书——对照验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学得更精、更牢,这点他深有体会。

写一本书是宋兆普心中一直在谋划的一件事,连题目他都想好了,《古人的病名和现在的病名》。由于古人与我们现在对疾病的命名不尽相同,宋兆普打算依照症状来一一对应匹配,并将对同类病症的处理方法加以总结。“中医的博大精深和古人的聪明才智,越研究就会越加佩服,也会越加受益。但囿于古书的晦涩难懂,这些宝贵的资料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我想起个桥梁作用,减少现代人查阅古书的难度。”

在宋兆普看来,中医中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华。可如今,我们的现实环境是西医药占绝对优势,中医中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尊重。“老祖宗留下的大学问怎么就成了简单的调理养生?”提起这些,宋兆普又急又气。他说,中医、西医各有所长,没必要非争个高下,但作为炎黄子孙,作为中医工作者,传承、振兴中医中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这一点北北很有感触,在汝州的这大半年时间,她经常会在一旁观察宋兆普看病。“他不排斥西医。他是以中医疗法为主,在需要的时候会巧妙地把一些西医的办法。一个医生,假若没有这种包容性,是很难做到继承和发展的。”“全国助残先进个人”“第十届中国慈善奖”“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基层中医药”“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省劳动模范”“感动中原十大年度人物”……一项项荣誉不仅是对宋兆普医术的肯定,更是对他医德的褒扬。

顺境逆境初心不改,历经风浪成色不减。宋兆普以精湛的医术驱除病人痛苦,以长辈的慈爱温暖脑瘫孤儿,以坚定的信念传扬中医中药。他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推动着这一项项繁重的事业。他愿把生命中所有的能量,化为一缕缕的阳光,温暖、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久前,北北在汝州买了房。她想留在汝州,因为这里有一位好医生在无私地守护着百姓的安康,还有清新的空气、淳朴的民风、实惠的物价,都让她留恋。饱受了病痛之苦后,她开始重新思考活着的方式和意义。现在,除了养病,北北还经常开车带病友出去散散心,“以前从常没这样认真地生活过。”她说。

巍巍伏牛,潺潺汝河;又是一天,朝阳升起。宋兆普一如既往穿上白大褂,开始了问诊……

# 小城大医

●蔡文瑶

两次寻常邀请,对宋兆普的影响却非同寻常:

第一次在2009年,他受民政部门之邀,到福利院进行了一次例行考察。

再一次是2015年,一位新疆朋友过来看他,闲谈中的一句邀请在他心里激起千层浪花。

谁也没有想到,这两次邀请竟成了他行医生涯的转折点,最终让他的精神得以升华……

有的囫囵觉,早晨起来虽也挠了几下,但并不像以往那样痒得钻心、焦躁。坚持服药大半年,十几年的顽疾竟基本痊愈。

郑老先生退休前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工作,今年年初被查出患前列腺癌,而且已经转移到肺部、骨头。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部队医院,郑老先生不但可以享受全额报销、高干病房,每天还有餐费补助,可这依旧没能将他留住——西医打针吃药一段时间后,前列腺抗原恢复了正常,可腿软得走不了路。78岁的年龄经不起手术,家人坚持选择中医保守治疗。偶然的的机会,郑老先生来到了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没想到,短短三个月时间,癌症的临床症状就得到了控制,而且整个人精神饱满,走路顺溜。……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的药为病人治疗是宋家人一脉相承的行医风格。早在宋金庚行医时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收挂号费和诊疗费。老先生常说,医德是医生最基本的底线,否则受害的是百姓,伤害的是国家啊。简单的话,道出了一位医者朴素的家国情怀。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宋兆普依旧谨遵父训。提起病人,他收住笑容,严肃地说:“人,贵在知恩,贵在感恩。病人把自己最隐私、最脆弱的一面展现在医生面前,是他们的信任和毫无保留成就了医生的经验积累与医术提高。作为医生,应该感谢病人!”

宋兆普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看完病的农村媳妇儿坐车,他随手赠送几片晕车药;远道而来的外地病人无法连夜赶回,他给安排住宿;老头儿类风湿疼得难受,开完药他再给免费针灸扎上几针;小男孩儿踢球时摔伤导致膝关节脱臼,他手法复位后不收一分钱……病人不仅信他的医术,更敬他的人品,常常是父母带着孩子、哥姐领着弟妹、乡邻介绍亲朋“组团搭伙儿”一起来看病。靠着这种口口相传、代代相传,宋兆普和病人结下了不是熟人却彼此熟知、不是亲人却牵挂惦念的关系。

现在,宋兆普平均每天要看140个病号,常常是一边把脉诊断,一边张口而出症状药方,旁边两位助手专门负责记录。除了快、准,宋兆普看病还有一个特点——全神贯注。水杯常常是怎么端来怎么端走,一口未动,也很少见他上厕所或者起身放松。宋兆普说,这是当年跟着父亲养成的规矩。医生喝一口水、上个厕所几分钟不算啥,但对病人来说,可能就得忍受痛苦和等待的煎熬,而且有些外地病人来一趟不容易,火车汽车要倒好几次,赶紧看完省得耽误回家。

一天看完这么多病号,差不多一年连轴转,超负荷的工作量让人哑舌。“累,真累。但奇怪了,一看到病人,所有的疲惫、烦恼就没了!”宋兆普说,“病人是带着希望、带着信任甚至是带着渴求找过来的,如果因为自己累就撂挑子,那么对不起这一身白大褂,也过去不去咱心里那道坎儿。”操劳的心、沧桑的脸,却依然挂着坚持的笑容。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讲奉献,就要有一颗为党和人民矢志奋斗的心,有了这

出地难受,当即决定接收一部分孩子到自己的医院接受专业治疗。

5月12日护士节那天,第一批来自平顶山市福利院的7名脑瘫孤儿入住金庚康复医院,开始接受系统治疗。随后,来自全省其他地方福利院的脑瘫孤儿相继到来。那年,医院共收治了128名脑瘫儿童。

然而,现实情况的复杂和手忙脚乱远远出乎宋兆普的意料。虽然对自己研究总结的中医疗法和康复技术很有把握,但是这么多幼儿的日常生活照管,一些在脑瘫之外还患有其他疾病,严重的营养不良和免疫力低下导致急性肺炎、高烧、心衰频发……工作量之大,所费人力之重,所需费用之高,一度让医护人员和宋兆普心力交瘁。当时一名脑瘫儿童每月要花费四五千块钱,一年五六万。100多个孩子,一年就是六七百万。彼时,他们的治疗只是个人行为,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因此没有任何补助,所有费用都靠医院以往的积蓄和日常进账维持。

脑瘫治疗是个长期的过程,而且见效缓慢,除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还要经常给自己和并肩奋斗的医护人员以信心和鼓励。那几年,是宋兆普最艰难的时候。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随着脑瘫儿童的治疗逐渐走向正轨并有所起色,宋兆普得到越来越多爱心人士、爱心企业以及相关部门和慈善协会的支持。与此同时,汝州市有关领导也在积极协助医院申请民政部“明天计划”定点医院,从而帮助解决部分资金问题。“我们毕竟只是一家基层民营医院,从全国来看太微不足道了,况且这件事又是任何一个公立医院没有做过的,所以不太容易。”宋兆普苦笑,不过,这并没有动摇他继续治疗、治好脑瘫儿童的信心。

在宋兆普的影响下,他的家人也特别爱这些孩子。大儿子宋毅豪具体负责脑瘫儿的康复治疗,被人称“宋副院长”。

“前些年,小宋院长还没结婚,穿得干干净净的,却从不嫌弃这些孩子。一到病区,他抱起一个就举到头顶顶兜兜儿,一群孩子围过来,伸着手也要他抱。孩子们有的叫哥哥,有的叫叔叔,还有的叫爸爸,能让人笑出泪来。”说起病区里的故事,护工漫平霞爽朗地笑了。

“刚来时就是为挣一份工资,后来看到医院免费做白内障手术,免费给脑瘫孩子治病,对这里的感情就越来越深。宋院长是一个有大爱的人,我们觉得自己也是在做善事。”漫平霞负责的病房一共有20个脑瘫孤儿,她和蒋明秀等4位护工负责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病房里没有一点怪味儿,孩子们一个个被收拾得干干净净。换衣服、把屎把尿、洗澡、喂饭、喂中、送去按摩、理疗……带一个正常的孩子都够呛,何况一人带5个!

“身累心不累,可高兴!而且这里的孩子都懂事。”说话时蒋明秀也没停下照顾这些淘气的小家伙儿,一会儿抱抱这个,一会儿又哄哄那个。蒋明秀出生在四川,父亲去世得早,母亲身体不好,童年时受冻挨饿,很知道没有父母呵护的酸苦。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社会上有了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直指宋兆普,说

法拒绝。6月份,抱着了解情况的心态,宋兆普一行人跨越4000多公里,到和田地区进行义诊。没想到当地脑瘫儿童多达3000多名,而脑瘫康复机构没有一家,太多孩子因脑瘫致残,太多家庭因脑瘫致贫,宋兆普的心彻底放不下了。

2015年7月18日,来自新疆墨玉县的10名脑瘫患儿入住金庚康复医院,免费接受专业治疗。米日古丽·阿卜杜拉的女儿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阿卜杜拉,45岁,墨玉县农民,是一位维吾尔族单亲妈妈。女儿5岁时不幸夭折,因一直怀不上就收养了一个女儿。没想到,收养的女儿浑身瘫痪,除了眼珠子能动,连哭都哭不出来。为了治病,她抱着女儿四处求医。女儿的病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雪上加霜,至今她家还欠着当地医院的治疗费。看治疗无望,丈夫让她放弃,她不愿,两人就离婚了。

到现在医护人员还记得阿卜杜拉一听到“政府”两个字就流泪的样子。“她不会说汉语,唯一能听懂的就是‘政府’这个词,在她心里宋院长就代表着政府。”

2015年10月,第二批来自新疆洛浦县的10名脑瘫儿童入住金庚康复医院。但远水难解近渴,这并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怎么办?宋兆普决定派一支专业的康复团队过去,先从脑瘫儿童的父母培训起,手把手教他们康复治疗技术。这样的“传帮带”还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一无所知、一筹莫展的家庭主妇转身成了掌握专业脑瘫护理技术的医务人员,不但有了收入,还有了社会地位!

精神的种子一旦萌芽,就有顶起巨石的力量。看到初步成效后,宋兆普觉得这件事还能做得更好,他开始探寻新的、能惠及更多脑瘫儿童的救助模式——与墨玉罗科曼医院合作,成立金庚罗科曼康复医院,为新疆脑瘫儿童提供免费治疗,同时吸纳掌握护理技术的患儿父母,帮助解决就业问题——这也为当地脱贫致富贡献了一份力量。

如今,历经三年风雨历程,克服资金严重不足、人员超负荷工作等重重困难,和田地区已经有了3家金庚罗科曼康复医院,并且打造了一支拥有300多人的专业康复团队,不但填补了和田地区没有脑瘫康复机构的空白,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

“每当想起女儿获得的治疗机会就想掉泪,我的心里满满是感激。宋院长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一辈子也还不清他的情。”“要不是宋院长,我们很难体会到维汉一家的情感和同胞之间的血肉亲情。”……

一批又一批的新疆脑瘫儿童经过治疗出院了,但他们满满的深情留在了医院的爱心墙上。

从2009年起,金庚康复医院先后爱心救治福利机构脑瘫孤儿2270名,其中800名趋于正常化,520多名孩子被国外家庭领养,过上了新的生活。金庚康复

## 老家的图书馆

●茹喜斌

老家的图书馆在县城东大街的十字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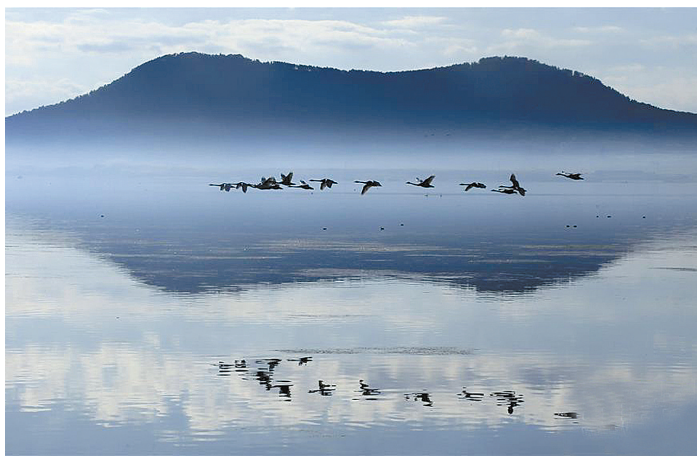
那是一个由两层小楼环绕而成的大院,门口有四根朱漆柱子,拱着高高的门楼,是县城最漂亮的建筑。那红砖绿瓦玻璃窗子,在青砖灰瓦抑或坯墙茅屋的民居中,有着王者的气魄。每每走过图书馆,我都会心生敬畏。

书是历史,也是镜子。一朝天子一朝臣,多少王公大臣都被雨打风吹去,只留下一抔陈年黄土,唯有书永恒。秦始皇焚书抗儒的熊熊大火,也烧不尽浩繁卷帙。古时的藏书楼也应归列图书馆吧。图书馆是一样的别墅,它让书籍有了贵族一样的身份,神灵一样的地位,而我永远是它的信徒和朝圣者,它让历史和现实走进我的心灵,也引导着我的步履和追求,让我一天天成长。

后来我到外地工作,但每次回家都会去图书馆坐坐,翻翻杂志,看看报纸,追怀一下逝去的岁月,回味一下昔日的自己,那种感慨竟无以言表。老家的图书馆还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只是进行了扩建和装修。在高楼林立和物欲横流中,依然固守着它的古典和优雅、纯洁与神圣,也依然有着它忠实的读者。

我总觉得没什么地方能像图书馆这样安抚我的心灵,它是我精神皇冠上的明珠,先知的灵魂在这里活着,智慧的吟唱在这里萦绕,历史的书页上依然鲜活春秋的陌上桑、先秦的河内中,依然高悬着汉时的朗朗明月,依然高耸着唐时的漫漫雄关。在这里阅读或静默,漫没有思考的种子播进我心灵的田野……

初二时我们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一次可以借50本。当然这个差事就落在我身上了,每月一



天鹅湖上天鹅飞 新华社发

## 神奇的北郎店

●王万正 关中午

在北郎店驻村已有三个多月了,越来越感觉到这是一个奇特的村落。她的奇特在于有300多年历史的琉璃不对儿仍在传承,在于有500多个年轮的柏树仍然风姿绰约。

琉璃不对儿是北郎店村的一个标志。10月的一天,“村委”副主任翟国奇领我们到村民王全名家领略琉璃不对儿制作的全过程。王全民是个非常聪慧的年轻师傅,正在作坊里聚精会神地忙活,顾不上招呼我们,示意我们坐下自己沏茶喝。

作坊一隅有一座砖泥结构的灶台炉,还有用来烧制玻璃熔炉的特殊工具大瓦罐,俗称干锅。干锅就置在炉膛熊熊燃烧的炭火之上,里面是烧化的玻璃、黑石头、配料等混合物。只见王师傅左手拿模杆伸进炉内,在干锅里快速一蘸,紧接着把沾起的滚圆的圆球再这么一拉一吹,就像变戏法一样,一只琉璃不对儿就做成了,前后不到一分钟。根据沾着量的多少,可制成大、中、小型;根据配料不同,又可呈红、黄、蓝等不同颜色。制作好的玻璃玩意儿,不费吹灰之力轻轻一吹,就能发出清脆悦耳的“不对儿、不对儿”的声响,这就是琉璃不对儿名字的由来。

小小琉璃不对儿,从过去到现在,从小儿角到现在的角儿几块,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北郎店人。有的年轻人看不起这个“要饭”的营生而出门打工,更多人则坚守着祖辈传下的这份财富和手艺。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琉璃不对儿的师傅,甚至都保存着灶台炉。后来我们又观摩了房运良、李新峰、张来宏等青年师傅的制作流程。不同的是,他们在制作过程中或添加肢体语言的表达,惟妙惟肖;或全神贯注一声不吭,出神入化;或忙中偷闲调侃一句,不失幽默;相同的是,炉火映红了脸膛,额头挂满了汗珠,手边都有一个大茶杯,不时地呷上一口。琉璃不对儿是吹出来的,村民们用一张嘴吹出来别有洞天,吹出来丰衣足食。也有人说,琉璃不对儿不是“吹”哩——年味儿童趣儿尽在其中,每逢



## “金庚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主办 平顶山日报社 □协办 汝州市金庚康复医院